

## 1. 緒論

迄今，嚴複的“信、達、雅”標準在中國依然有效。無論這個標準如今改寫成“忠實、通順、得體”，或者其他什麼的，都沒有逾越嚴複的標準。

不過，嚴複的“信、達、雅”標準存在一個嚴重缺陷：不夠具體因而可操作性不強，主要靠譯者的主觀判斷。各個譯者的前知識和前經驗（previou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）都不太相同，因此迄今對譯作質量優劣的評價往往是“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”。

理想化的翻譯是建立一個這樣的翻譯語料庫：把全球所有的譯本和原文都收集在其中，把全球所有的口頭話語翻譯及其原文（如影視文本、會議口譯文本）都收集在其中，並且使之根據語境/情境/國別文化一一相對應。因為畢竟人類的大腦記憶能力和存儲量都是有限的。

但是，現實中卻無法建立上述語料庫。原因：1) 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；2) 人類的所有活動（社會、心理、生理、行業特點的工作等等）無法在人類迄今為止的文字和口頭描寫中完全表現出來。所以，只能借鑒語料庫所能提供的最佳條件（包括各類詞典和工具書，雙語句對齊/可比語料庫，穀歌搜索引擎），來從事翻譯實踐。可以說，這是迄今最佳的選擇。這也就是為何我平時總是強調 corpus-assisted 而非 corpus-based 的意思所在。

語料庫翻譯研究是科學性、操作性和實踐性都比較強的研究活動，可以避免誇誇其談、只見理論不見實踐指導性、感悟式和內省式研究的片面性等毛病。

目前，有助於翻譯的語料庫有下列三大類：

- 1) 雙語詞典{傳統的/多媒體的 (paperback/computerised)}；
- 2) 雙語語料庫{尤其是平行句對齊/可比語料庫 (parallel/comparable corpus)}；
- 3) 穀歌 (Google, 一種特殊的線上語料庫)。

## 2. 話語意義五分說

迄今的語料庫尚未達到完善完美的狀態，除了上述原因外，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：電腦未達到人類智慧化程度。因此，就需要人工介入 (human interference)。人工介入就需要有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的翻譯普世標準。所以，本人提出了話語意義五分說（即：觀念意義、伴隨意義、文化意義、結構意義、語用意義）（吳建平，2007），以此

為標準來進行人工介入，以衡量翻譯質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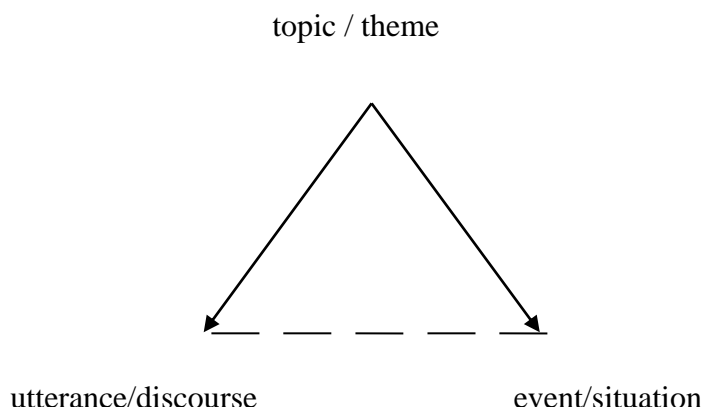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 (吳建平, 2007)

話語意義五分說的具體內容如下 (吳建平, 2007):

觀念意義 (ideational meaning): 分析解釋我們據以表征所居世界之邏輯 (construing the logic through which we represent the world we live in)。

伴隨意義 (connotative meaning): 伴隨觀念意義的存在而存在。包括情感意義、文體意義、修辭意義，還包括部分的體態意義 (including affective, stylistic and figurative meanings, part of gesture meaning)。

文化意義 (cultural meaning): 與語言使用者及其言語社團緊密相關的意義，包括民族文化特有意義和民族文化聯想意義 (relating language to its user and speech community)。

結構意義 (structural meaning): 與語言使用時不斷變化的語境相關之意義，包括文本意義 (relating language to its ever changing context, including textual meaning)。

語用意義 (pragmatic meaning): 與說話人和聽話人相關的全部情景意義，包括人際意義、語調意義和絕大部分的體態意義 (rela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with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,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meaning, intonation meaning and most part of gesture meaning)。

### 3. 案例分析

3.1 《曹植·七步詩》翻譯質量檢測。下面，在本人自建的小型語料庫協助下，我們使用話語意義五分說來衡量《曹植·七步詩》翻譯質量。

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七步詩</li> <li>■ 煮豆燃豆其，</li> <li>■ 豆在釜中泣。</li> <li>■ 本是同根生，</li> <li>■ 相煎何太急？</li> </ul> <p>意義分析：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1) 觀念意義：煮豆燃豆其的情景描寫。</li> <li>■ 2) 伴隨意義：採用詩歌文體和暗喻/隱喻等修辭手段來體現兄弟/手足相殘。</li> <li>■ 3) 文化意義：中國三國時期魏國曹丕/曹植兄弟的封建君臣關係。</li> <li>■ 4) 結構意義：押韻五言詩的結構。</li> <li>■ 5) 語用意義：魏國宮廷上的大臣們都能聽出弦外之音。</li> </ul> <p>語篇/話語分析：</p> <p>這裡選取語料庫里柳無忌和許淵沖翻譯的二首詩歌作為典型案例，使用話語意義五分說進行對比研究。</p> <p>1、觀念意義：柳譯比許譯更符合原意，因為許譯使用過去分詞 burned（被焚燒，被燃燒）和代詞 us（我們，</p>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<b>Verses Composed in Seven Paces</b></li> <li>■ A kettle had beans inside,</li> <li>■ And stalks of the beans made a fire;</li> <li>■ When the beans to the brother-stalks cried,</li> <li>■ “We sprang from one root, why such ire?”</li> <li>■ (柳無忌 譯)</li> </ul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<b>Written While Taking Seven Paces</b></li> <li>■ Pods burned to cook peas ,</li> <li>■ Peas weep in the pot :</li> <li>■ “Grown from the same trees ,</li> <li>■ Why boil us so hot ?”</li> <li>■ (許淵沖 譯)</li> </ul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<b>The Brothers</b></li> <li>■ They were boiling beans on a beanstalk fire;</li> <li>■ Came a plaintive voice from the pot,</li> <li>■ “O why, since we sprang from the selfsame root,</li> <li>■ Should you kill me with anger hot?”</li> <li>■ (By H.A. Giles)</li> </ul>
---	--

我倆)，使人感覺“豆萁”也是受害者，因為“us”很容易使英美讀者誤解為“豆”和“豆萁”雙方都遭到火的“煎熬”，這就違背了兄弟相殘的原文原意了。

2、伴隨意義：兩首詩都押韻。但是，柳譯產生了 the brother-stalks 這樣的造詞，實不可取，而且採用 ire（古詞）跟 fire 押韻，也有損原作的口語特點（伴隨意義中的文體意義）。許譯用 trees 跟 peas 押韻，也因辭害意（觀念意義），因為豆類作物不能叫做“樹”。

3、文化意義：二首譯詩均能夠反映中國三國時魏國曹丕/曹植兄弟的封建君臣關係以及兄弟相殘之狀。

4、結構意義：許譯在此更勝一籌，採用了與原詩一致的押韻五言詩的結構。

5、語用意義：魏國宮廷上的大臣們都能聽出弦外之音：曹丕哥哥借掌握王權欲殺害曹植弟弟。

■ **Poem Composed Within Seven Pace's Time**

- O beans should be boiled on a beanstalk fire!
- From the pot a plaintive voice out shoots:
- “Why do you burn with seething ire,
- As indeed we sprang from the selfsame roots?”  
(劉國善等 編譯)

■ **A Seven-Pace Poem**

- The flames of burning pods malignly leap,
- The beans in the cooking pan do weep:
- “Are we not growths of the same stems and roots?
- Whereat should you bear us a hate so deep?”
- (卓振英 譯)

■ **An Off-Hand Poem**

- Green beans are stewed hot and slow;
- Fermented beans have a different taste.
- The stalks are burning hard below;
- The beans are moaning in

		<p>the pot sad-faced.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Out of the selfsame root both of us grow,</li> <li>■ But why do you boil me in such a haste!</li> <li>■ (汪榕培 譯)</li>   <li>■ <b>Two improved versions:</b></li> <li>■ <b>A Poem in Seven Steps</b></li> <li>■ Pods burn to cook peas ，</li> <li>■ Peas cry in the pot ：</li> <li>■ We are of the same root ，</li> <li>■ Why boil me so hot ？</li>   <li>■ Cooking beans by burning its stalk</li>   <li>■ Beans are weeping in the pot:</li> <li>■ “Didn’t we grow up from the same root,</li> <li>■ Why you have to be so cruel?”</li> </ul>
--	--	--

表 1

3.2 《鄉愁》翻譯質量檢測。下文在本人自建的小型語料庫協助下，使用話語意義五分說來衡量《鄉愁》的翻譯質量。首先依照話語意義五分說做逐一分析。

### 3.2.1 文化意義：

鄉愁，是中國詩歌一個歷史常新的普遍主題 (topic / theme)，余光中多年來寫了許多以鄉愁為主題的詩篇，《鄉愁》就是其中情深意長、音調動人的一曲。中國現

代詩中，鄉愁詩創作方面，余光中是一個高峰。這方面的成就不僅比他的前輩郭沫若、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李金髮、戴望舒等人要高，同代較早的艾青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鄒荻帆等也難望其項背；後來的其他詩人（包括臺灣詩人），到目前仍未有可以同他相並論者。（公木，2002）

正像中國大地上許多江河都是黃河與長江的支流一樣，余光中雖然身居寶島台灣，但是作為一個摯愛祖國及其文化傳統的中國詩人，他的鄉愁詩從內在感情上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民族感情傳統，具有深厚的歷史感與民族感。同時，臺灣和大陸的長期隔絕、飄流到孤島上去的千千萬萬人的思鄉情懷，客觀上具有以往任何時代的鄉愁所不可比擬的特定廣闊內容。創作這首詩歌的時候（西元1974年發表），余光中作為一個離開大陸近三十年的當代詩人，他的作品也必然會烙上深刻的時代印記。（公木，2002）

### 3.2.2 觀念意義：

《鄉愁》一詩，側重寫個人在大陸的經歷，那年少時的一枚郵票，那青年時的一張船票，甚至那未來的一方墳墓，都寄寓了詩人的也是萬千海外遊子的綿長鄉關之思，而這一切在詩的結尾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：“而現在/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/我在這頭/大陸在那頭。”有如百川奔向東海，有如千峰朝向泰山，詩人個人的悲歡與巨大的祖國之愛、民族之戀交融在一起，而詩人個人經歷的傾訴，也因為結尾感情的燃燒而更為撩人愁思了。正如詩人自己所說：“縱的歷史感，橫的地域感。縱橫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現實感。”（余光中，1974：序）這樣，詩人的《鄉愁》是中國民族傳統的鄉愁詩在新的時代和特殊的地理條件下的變奏，具有以往的鄉愁詩所不可比擬的廣度和深度。

### 3.2.3 伴隨意義：

在意象的擷取和提煉上，這首詩具有單純而豐富之美。鄉愁，本來是大家所普遍體驗卻難以捕捉的情緒，如果找不到與之對應的獨特的美的意象來表現，那將不是流於一般化的平庸，就是墮入抽象化的空泛（虛意象）。《鄉愁》從廣遠的時空中提煉了四個意象：郵票、船票、墳墓、海峽（實意象）。它們是單純的，所謂單純，絕不是簡單，而是明朗、集中、強烈，沒有旁逸斜出意多文亂的蕪蔓之感；它們又是豐富的，所謂豐富，也絕不是堆砌，而是含蓄。有張力，能誘發讀者多方面的聯想。在意象的組合方面，《鄉愁》以時間的發展來綜合意象（意象遞進）。“小時候”、“長大後”、“後來呵”、“而現在”，這種表時間的時序像一條紅線貫串全詩，概括了詩人漫長的生活歷程和對祖國的綿綿懷念，前面三節詩如同洶湧而進的波濤，到最後轟然而匯成了全詩的九級浪。

(公木，2002)

### 3.2.4 結構意義：

《鄉愁》的形式美也令人矚目。它的形式美一表現為結構美，一表現為音樂美。《鄉愁》在結構上呈現出寓變化于傳統的美。統一，就是相對地均衡、勻稱；段式、句式比較整齊，段與段、句與句之間又比較和諧對稱。變化，就是避免統一走向極端，而追逐那種活潑、流動而生機蓬勃之美。《鄉愁》共四節。每節四行，節與節之間相當均衡對稱。但是，詩人注意了長句與短句的變化調節，從而使詩的外形整齊中有參差之美。

《鄉愁》的音樂美，主要表現在迴旋往復、一唱三歎的美的旋律。每節的四行中，相應句子的字數相等，而每節末句都是同樣的“頭”字，形成嚴格的押韻。其中的“鄉愁是——”與“在這頭……在那（裏）頭”的四次重複，加之四節中“小小的”、“窄窄的”、“矮矮的”、“淺淺的”在同一位置上的重疊詞運用，使得全詩低回掩抑，如怨如訴。而“一枚”、“一張”、“一方”、“一灣”的數量詞的運用，不僅表現了詩人的語言的功力，也加強了全詩的音韻之美。

誦讀《鄉愁》時，感覺琅琅上口，韻律優美。整首詩的四節之間意象層層推進，構成音韻的四層復沓，非常有效地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感，造成如此的閱讀效果：“音”與“意”相輔相成，相互促進；音順意的遞進而強化，意借音的復沓而升華。《鄉愁》，有如音樂中柔美而略帶哀傷的“回憶曲”，是海外遊子深情而美的戀歌。（公木，2002）

### 3.2.5 語用意義：

談到作品中永恆的懷鄉情結和心路歷程時，余光中說，“不過我慢慢意識到，我的鄉愁現應該是對包括地理、歷史和文化在內的整個中國的眷戀。”西元1960年代起，余光中創作了不少懷鄉詩，其中便有人們爭誦一時的“當我死時，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，白髮蓋著黑土，在最美最母親的國土。”回憶起西元1970年代初創作《鄉愁》時的情景，余光中說：“隨著日子的流失愈多，我的懷鄉之情便日重，在離開大陸整整20年的時候，我在臺北廈門街的舊居內一揮而就，僅用了20分鐘便寫出了《鄉愁》。”他說，這首詩是“蠻寫實的”：小時候上寄宿學校，要與媽媽通信；婚後赴美讀書，坐輪船返台；後來母親去世，永失母愛。詩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，到最後一句我想到了大陸這個“大母親”，於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開朗，就有了“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”一句。從香港返台後，餘光中為躲避繁瑣的事務和各種交際，一直定居在高雄，在中山大學任教，儘

管年過七旬，但精神矍鑠，幽默健談，不失赤子之心。他每天堅持工作，上課、創作、編書，樂此不疲。他的近作不時被大陸報刊轉載，一些大陸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，他便不辭辛苦親自校對。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環境優美，緊鄰壽山風景區，南邊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貨運港口高雄港，正西是西子灣，他的辦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。余光中面海低語：“在臺北時辦公室也靠海，不過是靠著臺灣東海岸，我看著太平洋有什麼意思，看美國有什麼意思。這也許是天意，現在我憑窗而立，便可直視海峽西面，儘管身在臺灣，我可以眺望對面的香港，可以一生守望著我的大陸。”總覽他的文章，我們會發現，他經常使用下列比喻：大陸是母親，臺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（公木，2002）

### 3.3 《鄉愁》不同譯本對比分析

<p>《鄉愁》</p> <p>小時候／</p> <p>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／</p> <p>我在這頭／</p> <p>母親在那頭</p> <p>長大後／</p> <p>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／</p> <p>我在這頭／</p> <p>新娘在那頭</p> <p>後來啊／</p> <p>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／</p> <p>我在外頭／</p> <p>母親在裏頭</p> <p>而現在／</p> <p>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／</p> <p>我在這頭／</p> <p>大陸在那頭</p>	<p><b>Nostalgia</b></p> <p>When I was a child,</p> <p>Nostalgia seemed a small stamp:</p> <p>“Here am I</p> <p>And there my mother.”</p> <p>When I was a grownup,</p> <p>Nostalgia became a travelling ticket,</p> <p>“Here am I</p> <p>And there my bride.”</p> <p>During the later years,</p> <p>Nostalgia turned to be a graveyard:</p> <p>“Here am I</p> <p>And yonder my mother.”</p> <p>And now at present,</p> <p>Nostalgia looms large to be a</p> <p>channel:</p> <p>“Here am I</p> <p>And yonder my Continent.”</p> <p>（楊鐘琰 譯）</p>
---	--



<p>(余光中, 1974)</p> <p>意義分析：</p> 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<li>■ 1) 觀念意義 ( ideational meaning )：詩人一生的思鄉之情。</li> <li>■ 2) 伴隨意義 ( connotative meaning )：采用诗歌文体和暗喻/隐喻等修辞手段來體現詩人一生的思鄉之情。</li> <li>■ 3) 文化意義 ( cultural meaning )：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源遠流長之傳統和關係。</li> <li>■ 4) 結構意義 ( structural meaning )：押韻的新詩體裁結構。</li> <li>■ 5) 語用意義 ( pragmatic meaning )：詩人思鄉之情以及兩岸血濃於水、割不斷的親緣和情緣。</li> </ul> <p>語篇/話語分析：</p> <p>這裡選取了三首署名譯詩，分別為楊鐘琰、張智中、趙俊華所譯。逐一對比分析如下。</p> <p>1、觀念意義：三首詩歌都能表現出來，但是顯然楊譯表現的遜色些，因為其誤用了“channel”、“Continent”二詞。</p>	<p><b>Nostalgia</b></p> <p>When I was a child Nostalgia is a tiny stamp I am hither And Mother is thither. When I become an adult Nostalgia is a slip of boat ticket I am hither And bride is thither.</p> <p>Later Nostalgia is a short tomb I am without And Mother is within.</p> <p>But now Nostalgia is a shallow strait I am hither And the mainland is thither. (張智中 譯)</p> <p><b>Homesick</b></p> <p>As a boy, I was homesick for a tiny stamp. ----I was here, Mom lived alone over there.</p> <p>When grown up, I was homesick for a small ship ticket.</p>
--	---

<p>2、伴隨意義：文體意義方面，只有趙譯用詞文體與原詩一致，採用口語體和一般用語體；楊譯和張譯則偏於書面語體和古詩語體。</p> <p>3、文化意義：對於“大陸”一詞，張譯和趙譯都採用了“mainland/Mainland”，而楊譯卻用了“Continent”，顯然有誤。因為英語里的“Continent”僅指歐洲大陸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獨立的島國英國。趙譯更勝一籌之處在於，把“Mainland”的首字母大寫，以強調是海峽對岸的大陸。</p> <p>4、結構意義：三首譯詩都追隨原詩，採用了押韻的長短句式結構，各有特點，平分秋色。</p> <p>5、語用意義：張譯和趙譯都較好地體現了詩人思鄉之情以及兩岸血濃於水、割不斷的親緣和情緣。楊譯因誤用了首字母大寫的“Continent”，令人感覺對岸是另一國家的印象。</p> <p>接著，我們來看看余光中先生的英譯，同時也用話語意義五分說加以檢驗。</p> <p>1、觀念意義：詩人翻譯自己的詩歌，準確體現觀念意義應該說沒有任何疑義，何況詩人還是英語專業出身，留學美國多年。</p>	<p>----I was here, My bride remained over there. Later on, I was homesick for a little tomb, ----I was here, Mother rested over there.</p> <p>And to-day, I'm homesick for a shallow strait. ----I am here, The Mainland lies over there. (趙俊華 譯)</p> <p><b>Nostalgia</b> When I was young, Nostalgia was a tiny, tiny stamp, Me on this side, Mother was on the other side.</p> <p>When I grew up, Nostalgia was a narrow boat ticket, Me on this side, Bride on the other side.</p> <p>But later on, Nostalgia was a low grave, Me on the outside, Mother on the inside.</p> <p>And at present, Nostalgia becomes a shallow strait, Me on this side,</p>
---	--

<p>2、伴隨意義：譯詩的文體與原作完全一致，採用一般用語和口語體。修辭方面也與原作無異，採用暗喻和排比，選詞貼切。用詞盡量用中性詞語或者褒義詞語，沒有出現貶義詞語。</p> <p>3、文化意義：對於“大陸”一詞，採用了首字母大寫的“Mainland”，充滿了濃濃的思鄉之情，以強調是海峽對岸的大陸。</p> <p>4、結構意義：譯詩與原詩一致，保持了四節，每節四句，採用了押韻的長短句式結構，讀起來朗朗上口。</p> <p>5、語用意義：充分體現了原作詩人思鄉之情以及兩岸血濃於水、割不斷的親緣和情緣。</p>	<p>Mainland on the other side. (余光中 譯)</p>
--	--

表 2

#### 4. 結語

通過上述的語料庫協助下的話語意義五分說的對比分析案例，我們可以看到，話語意義五分說彌補了嚴複“信、達、雅”標準存在的缺陷（不夠具體因而可操作性不強，主要靠譯者的主觀判斷），是一種在語料庫協助下擁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標準。

## 參考文獻

公 木. 《新詩鑒賞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2。

吳建平. 《文化語義學理論建構探索》，北京：現代教育出版社，2007。

余光中. 《白玉苦瓜》，臺北：臺灣大地出版社，1974。

作者基本情況表

姓名	吳建平	性別	男	職稱	教授
工作單位	廈門大學外文學院			職務	副院長
聯繫電話	固定：(86) 592-2186655 移動：(86) 18965170599			傳真	(86) 592-2188070
通信地址	中國廈門市思明區演武路 廈大西村 11-704 信箱			郵編	361005
E-mail	<a href="mailto:jpwu56@126.com">jpwu56@126.com</a> 或者 <a href="mailto:jpwu@xmu.edu.cn">jpwu@xmu.edu.cn</a>				